

与梦想有关的岁月

王明月 著

落魄歌王的音乐治愈之路，
青年对理想和激情的追逐。

我们终将老去
可我们一定不会忘记
年少时的轻狂
和
路过我们身边的姑娘
因为
所有的这些
都与我们的梦想有关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林夕想
与
有关的
岁月

王明月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梦想有关的岁月 / 王明月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 8
ISBN 978-7-5596-1992-1

I. ①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6025号

与梦想有关的岁月

作 者: 王明月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出版策划: 王 铭
策划编辑: 黎 靖 徐佳汇
责任编辑: 李艳芬
特约监制: 黎 靖
I P 运营: 覃诗斯
装帧设计: 易珂琳
封面摄影: NORAIT
版式设计: 徐 倩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11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5印张

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992-1
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陈默又梦见过去了，尽管，那画面有些苍白。

在陈默的生命里，这是个经常反复的梦。像春去秋来，周而复始。

梦里的陈默能感受到肩头那把吉他的重量。他站在舞台中央，麦克风前，在起手按下C和弦的瞬间，面前将近一万五千人的黑潮开始呐喊起来。人群里摇曳着无数面巨大的红旗，就像红色巨浪在涌动、翻滚、咆哮。

那是1987年初秋，北京首都体育馆，一场名为“沉默爆发”演唱会的现场画面。那年暮春，陈默发行了自己第二张专辑《摇滚的鸡蛋》，一时名动江湖，威震八方。那是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，也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。路上的年轻人大多打扮寒碜，脚踢石子，思想单纯。他们都在哼唱《一无所有》，但眼神总归明亮。

这个梦，总在没有开唱前结束，或者变化。

寂静的卧室里充斥着难闻至极的烟酒味，是正常人难以抵挡的彪悍。一阵手机铃声，把陈默从一张嘎吱作响的单人床上唤醒。不出所料，窗外已华灯初上。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，算得上睡眠的状态却只有几十分钟。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，能多睡一分钟，都算老天爷大发慈悲。陈默不知道人类为什么会得这种病，他能够理解粉身碎骨和千刀万剐，但无法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失眠。有位大夫曾告诉他，睡眠像一个器官，每个人都有。许多失眠的人，都好强，心里总有个东方不败。

他掀开被子，坐在床边，赤裸的上身已被臃肿的脂肪占据。望着满地的烟头和啤酒瓶，他才恍惚记起，自己已是五十四岁的老男人了。这种从梦境突然回归现实的情况，陈默总是毫无心理准备，所以接受现实，几乎要动用全身细胞，就像一场兴师动众的宗教仪式。

脑袋还在隐隐作痛，每次心跳都纠缠着酒精的气息。当宿醉带来的豁达只剩头痛，自我欺骗的迷人之处才渐渐消失。

他挠了挠头发，五毫米的硬茬泛着些许花白，这是衰老最显眼的所在。平静了许久，陈默起身推开窗户，汽车的鸣笛声被瞬间放大。这是2017年夏夜，空气带着燥热，但总比卧室里的舒适许多。

霓虹掩映在阳台上，照亮了一面巴掌大的相框，一个长发长裙的女孩透过蒙尘的玻璃，甜甜地笑着。她是陈默的女儿陈小沫，十七年前，陈默和妻子离婚时，陈小沫还是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丫头。

现如今，已然出落大方，优雅从容。

陈默凝视相框，脑海里出现了女儿弹钢琴的样子，恍惚间，

耳畔也响起了清澈如流的音乐。他在窗前站了许久，仿佛在等这一曲结束，但该死的电话又响了起来，他不得不从女儿的画面里抽离出来。

陈默接通电话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喂？我是陈默。”他挂了免提，拿起桌上的烟盒，打开一看，又摇了摇，确定是空的，转手扔出窗外。

“您的演出马上要开始了，请问您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你是哪儿啊？”陈默打开卧室的灯，从地上拣出一支较长的烟头放在嘴边，点燃深吸，“今天有表演吗？”

“这里是帕克拉夜店，我们已经向您支付了一千元的演出费。”

“哦！”陈默拍了拍脑门儿，“想起来了，半小时后一定到。”

“好的，那请您快一点儿，老板已经在催了。”

烟头已经烧到过滤嘴，说了声“好”，陈默才依依不舍地扔在地上，用脚捻灭。

“那谢谢您了陈老师。”

陈默在床上找了找，从杂乱的被子里抽出自己的短袖，刚穿上，却听电话里乌泱泱的：“这种过气明星耍大牌儿，真他妈服了……（另一个声音说道）怎么着，人家再怂也是腕儿，喂！你电话，你是不是没挂呀……”

陈默租住的房子在北京南四环，两室一厅，月租三千二。东家是熟人，价格算得便宜。看了看表，已经过了八点，陈默走进卫生间洗了把脸，才想起和那家夜店约好的表演时间是整八点。

站在镜子前，用发蜡搓了搓脑袋，喷了男士香水，刮胡刀在脸上来回一扫，剩下青黑的胡茬儿。回到卧室，背起吉他，在客厅的茶几上掰了根香蕉，来到大门前，穿起大短裤和帆布鞋便出

门而去。

夜里，戴墨镜是很奇怪的行为。其实在这座到处是人、是钱、是梦想的城市，已经没几个人能认出陈默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陈默还是会把自己稍稍伪装一下，这可能是一种习惯，也可能是长期抑郁引起的并发症。

晚八点的地铁，稍稍有些拥挤，不知道坐了几站路，总之在团练湖下车。步行十分钟左右，就能到三里屯。在北京这个地方，夜生活比较浓，酒吧夜店三五成群，相映成趣。各色姑娘穿街越巷，招揽生意。陈默一路溜达，很快就到了“帕克拉”门前。

这家夜店，门外设计得金碧辉煌，俗不可耐。大热天，几个保安西装革履地在门前晃荡，如同鬼魅。大门一侧，立着一个小小的X展架，挂着陈默年轻时的照片海报，下面写着：万众瞩目！情歌老王子陈默，今夜献唱，晚八点准时开始。“万众瞩目”四个字，就像断头台上的刀似的横在陈默脖子上。

展架旁，还有一张大出三四倍的展架海报，上面是位身穿三点的长发美女，拉扯着前凸后翘的姿势：钢管皇后！莎拉拉！扫二维码，门票火热预售中。

“这位先生！”表情悍勇的保安看到满臂纹身的陈默，走过来问道，“您干吗的？”

陈默摘下墨镜，指了指自己的展架：“我来唱歌。”

保安看了海报一眼，又看了看陈默，又看了看海报：“这是您吗？”

“小子，要身份证吗？”

“那倒不用，就是看着不像啊，哎？你有点儿像他爸。”

陈默又戴起墨镜，“去，叫你们老板出来。”

保安一听，满脸堆笑：“哎哟，您还动气儿啦，我就这么一说，您请进。”

陈默向大门走了两步，突然回头问道：“哎，小伙子，这个莎拉拉一张门票多少钱呀？”

“前场五百，后场三百。”

“哦。”陈默点头，“那我这演出，门票多少钱？”

保安扑哧一笑：“您这个？您这个要门票的话，今天肯定冷场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实话实说，您别生气。”

陈默淡淡一笑，转身走进大厅报了名，一个自称夜店经理的小姑娘带陈默穿过亮晃晃的走廊，进入表演场：“我们老板特意嘱咐，等您表演的时候，我们大厅全开暖光灯，所有人都必须安静，就像《我是歌手》那样，让您好好唱几首。”

“你们那老板看上去挺年轻的，没想到还喜欢听老歌儿，真是难得！”

“不是，那年轻的是我们老板儿子。我们老板，跟您年纪差不多，好像还是您的铁杆儿粉丝呢！”

“哦，这样啊！”

跟乐队大概商量后，表演在一声穿透力极强的电吉他声中开始了。

整个夜店，似乎真变成了小小的演唱会舞台。陈默演唱的第一首曲目，是崔健的老歌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》。伴着电吉他 solo，强劲的鼓点渐渐掀起了一排排气浪，陈默对着麦克风大吼一声：“喂！你们在干吗？都站起来好吗？”

.....

我光着膀子

我迎着风雪

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

别拦着我

我也不要衣裳

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

.....

陈默沙哑浑厚的嗓音在夜店里翻腾起来。舞台上又是喷雾，又是强光，气氛似乎非常热烈。陈默唱着唱着，开始打量舞台之下，他发现人们都坐在吧台附近，喝酒聊天儿，有说有笑，根本没几个人在意舞台上是谁在唱，唱的什么。说得再准确些，这帮只想买醉的年轻人，根本不会在意音响里放着谁的歌，但他们只是需要嘈杂的声音，以保证自己吹的牛不被陌生人听见。

五首歌匆匆唱过，陈默致谢后，台下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。

夜店经理上台对陈默煞有介事地说：“陈老师，我们老板请您过去一下。”

陈默蹲在地上，把吉他塞进一尘不染的琴包，看都没看经理一眼便说：“我没空。”

“一下下就好，顶多几分钟。”

陈默起身，背好吉他，这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满脸诚恳地请求道：“他们就想和您见一面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经理带路，二人便走下舞台，陈默看见一张玻璃圆桌前，一对中年夫妇正站在那儿鼓掌相迎。

“陈老师，这位就是我们李老板。”夜店经理像在介绍贵宾似的半躬着身子，“这位是我们老板夫人。”

李老板一脸堆笑，二话没说就给陈默一个拥抱，同时万分感慨地说：“终于见到真人啦！真人啊！”李老板重重拍打陈默后背，脸上露出了无比兴奋的表情，“陈老师，这是我妻子美雪，我们都是您铁杆儿，1987年在首体，我们去听过您的演唱会。哎呀，当时人山人海的，我们站太远，压根儿就看着不着您。”李老板大笑，指着美雪说，“我妻子骂我，你丫买的什么鬼门票，哈哈，她最后都骑我肩上啦！”

“陈默，能抱抱吗？”美雪敞开怀抱，眼眶里晶莹的泪花不受控制地滑过脸颊，“都好多年没听到你的消息啦。”

陈默勉强一笑，走过去轻轻拥抱了这位喜极而泣的老板夫人。

“这是您第二张专辑《摇滚的鸡蛋》。”美雪从桌上拿起一盒崭新的磁带，“能给我签名吗？”

陈默接过磁带，望着封面那张年少轻狂的脸庞，感觉周围似乎静止了一样。在他脑海里，那个反复不去的梦依稀闪过：“保护得挺好，就跟新买的一样，给我笔吧！”

“实在对不住您啦。我是今儿下午才知道您要来的。要是早知道，我肯定叫儿子给您做一张巨幅海报。”李老板带着些许歉意。

陈默把签好名的磁带塞回女人手中：“没关系，我能免费喝点儿酒吗？”

李老板笑声爽朗：“这都不是事儿。”他转头对吧台喊道：

“喂！小赵，今天这位陈老师的消费全记我账上，听见了吗？”

陈默双手合十道：“感谢之至。”

李老板笑说：“陈老师，能和我妻子照张相吗？”

陈默点头答应：“没问题。”

合影后，李老板上前扶住妻子：“陈老师，那您多喝点儿，我妻子她身体不好，需要休息。我们先告辞了。”

陈默一听，再一端详，这才发现女人面色苍白，非常虚弱的模样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陈默。”美雪甩开丈夫，再次敞开手臂，“能再抱一下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假如说第一次拥抱是为了应付粉丝的请求，那这第二次，陈默算是真真切切地拥抱了美雪。在这个女人身上，似乎散发着一一种叫人心疼的温柔。

“谢谢你！加油哦！”当这句用少女口吻说出来的鼓励在陈默耳畔轻轻响起时，他似乎不敢相信，怀里这个女人已经五十多岁了。

她用纸巾轻拭眼泪，转而微笑着，在丈夫的搀扶下，缓缓消失在躁乱的夜店尽头。

此时，陈默的电话再次响起，是前妻打来的。

“喂？小晴。”

“陈默，你到底管不管你女儿啦？”

“当然要管，怎么会不管呢？”

“你管什么了？上个月的生活费就没给，这个月都过去几天啦？当时送她去美国留学，可是你自己答应的。”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过两天就把钱打给你。”

“过两天？又是过两天……”

电话在前妻冷静的质问下挂断了。

陈默走向吧台：“哥们儿，给我来杯最贵的酒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这个叫小赵的吧台调酒师膀大腰圆，一脸的尖嘴猴腮，“我刚电话问老板，他说只能免费给您喝啤酒。”

“小伙子，刚刚你们老板说的话，你没听见吗？”

小赵一脸不屑，手里擦着高脚杯：“那是我们大老板说的，现在我只听少东家的。再说大叔，您一过气明星，别耍了好吗？您知道我们这儿最贵的酒多少钱一杯吗？说出来吓死您。”

“是吗？”陈默一笑，“成，那给我来支啤酒。”

“哎，这就对了，中国老话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小赵在幽暗的灯光下，脸色阴险，行事诡异，他从身后拿起一支小瓶啤酒，递给陈默，见陈默伸手来拿，又故意往回一缩，“假如您哪天又火了，我请您喝最贵的。”

“好，我谢谢你。”陈默冷冷地说，转手接过啤酒，翻手抡腕。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酒瓶在小赵脑袋上开了花，啤酒沫混着血沫一齐流了下来。

第二章

两个月前，艺人江诗蕾出演的武侠电影上映，虽说是公认的烂片，但众多影评人却对江诗蕾的演技青睐有加。即使许多观众都吐槽剧情的幼稚和无脑，但大多数人都在说，要不是江诗蕾独撑大梁，这绝对是本年度最佳烂片。

二十五岁的江诗蕾虽说身高偏低，但她古灵精怪的性格、窈窕可人的外貌，外加从容大气、动情至深的演技，却让她在美女如云的演艺界独树一帜，圈粉无数。然而就在她事业蒸蒸日上、炙手可热的黄金时期，却意想不到地被曝出了绯闻。

身为明星，有点儿绯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可偏偏江诗蕾是个已婚女性，老公又是小有名气的商界精英。在众人眼里，她既顾家又纯情，简直就是情侣楷模、少男杀手。所以这件事无论对她，还是对因她而跻身“金牌经纪人”行列的王烨来说，都算得上是晴天霹雳。

当江诗蕾和某知名男歌手在罗马街头牵手散步的照片被公之于众时，王烨立马联系了爆料人进行公关。但半小时后，网上又曝出了他们一齐入住酒店的照片。于是，王烨所有的幻想都随着手机屏幕的熄灭而化为泡影。

王烨是80后爷们儿，从小就有明星梦，大学毕业后，在机缘巧合下，王烨进入了一家明星经纪人公司打杂。由于平时做事细心，为人圆滑，很快就成了一名无事不做、独当一面的职业经纪人。尽管自己成为明星的梦想越发渺茫，但作为明星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也总令那些其他职业的同学心生艳羡。

此刻，王烨正坐在黑马经纪公司的会议大厅里。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职业媒体人，他先是陈述了江诗蕾出轨事件的来龙去脉，紧接着又曝出一组数据，直接证明了此事对公司造成了空前的经济损失。

老板说：“我认为某些人不必惭愧，直接引咎辞职不就完了。”

鬼知道王烨当时是什么表情。

会议结束后，他走回办公桌，打印了辞呈。一切都很顺利，老板二话没说就在辞呈上签下了难以辨认的名字：“交给人力部就行了，我很忙，你出去吧！”

当时王烨心里还在幻想，老板或许会在他出门前叫住他，对他说：“小王，既然要走了，我准备给你开一个欢送会，毕竟你也曾为公司带来过巨大的经济效益嘛。”

可老板什么都没说，他的心差点儿碎了。

回家路上，经过后海，王烨在那儿的酒吧里猛喝了一通，然后打车回家。王烨租住的房子是一栋精品单身公寓，屋里许多东西都是江诗蕾为他添置的。这儿位于北三环，离北京电影学院不远。

所以，每当他站在阳台上张望，总能看到许多漂亮姑娘，穿着时尚诱人的服饰，在杨柳依依的蓝天下匆匆掠过。

关闭手机，王烨躺在床上，用被子蒙住脑袋大睡特睡。他什么都不想管、不想问，更不想去思考什么过去未来，他只想好好睡一觉。

很快，他睡着了。他梦见江诗蕾拿了奥斯卡影后，他坐在台下为她狠命鼓掌，甚至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

但他很快意识到，这是假的，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他醒了。看了看窗外，已经是黄昏时分。阳台上，笼罩着琥珀色的光晕，他养的那几盆白牡丹已然凋零，微风过处，还有一星半点儿残花在金色的空气里飞旋、飘零。

从床头柜上拿起遥控器，打开电视，翻到娱乐频道。不出所料，江诗蕾出轨事件仍在发酵。主持人说：“江诗蕾在微博上公开致歉，她希望粉丝们能原谅她，并且宣布，她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，暂时无限期地退出演艺圈。”

“退出演艺圈？”王烨感叹道，“诗蕾啊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假如你提前告诉我，事情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”

“娱乐不停，继续播报。陈默这个名字，想必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可能比较陌生。但对于年纪稍大一些的人，他的名字应该是耳熟能详的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在中国摇滚鼎盛时期，陈默曾是与崔健、黑豹乐队等知名音乐人比肩的摇滚巨星。这些年来，因抑郁症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，但就在昨天，这位摇滚老将因打架斗殴，再次出现于公众面前。”

“2017年6月3日夜，陈默在三里屯一家夜店演出后，与夜店工作人员大打出手。我们的娱乐记者接到消息后，在第一时间

赶到了这家夜店并进行采访。”

画面一切，只见记者将一支麦克风伸向一个女孩，女孩穿着黑色制服，胸前名牌上写着“经理”二字。

“请您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。”

女孩说：“我也不太清楚，听我们调酒师说，他就是点评了一下陈默唱得不怎么样，就被陈默用啤酒瓶儿砸了脑袋。”

“你说的陈默，是那位大家都熟悉的摇滚歌手陈默吗？”

“应该是。”女孩拨了拨斜垂的刘海儿，“虽然我们都没听过他的歌，但听老板说，他过去的确是一位特红的歌手。出事以后我还在网上查了一下，的确是歌手陈默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你。”

画面再一切，主持人站在镜头前侃侃而谈：“一位知名歌手，在夜店大打出手，就因他人点评自己唱得不好，看来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一些包容，多一些理解……娱乐不停，继续播报。”

“这老头儿脾气还不小啊！”王烨自言自语道。

王烨放下遥控器，旋即来到阳台上。今天的北京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好天气。一碧万里的晴空，纤云妖娆。远处的晚霞，就像燃烧的棉絮，低低地压在天边。王烨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江诗蕾的电话。

“喂，你还好吧？”

电话一边的江诗蕾笑道：“有什么不好的，我正在吃大餐呢，你要不要来？”

“哎呀？我说你可真是的，出了这么大情况，你跟没事儿人似的。”

“没关系啦，律师这两天在帮我办协议离婚。你呢？是不是

挨老板批啦？”

“我辞职了。”

江诗蕾惊呼：“什么？你干吗辞职啊？”

“算了，不说这事儿了。”

“你等等，我给老板打电话。”

“算了算了，我到哪儿还混不了一口饭呢？再说辞职也是我自愿的，你打电话过去，我不是很为难吗？”

“王烨，明天你有时间吗？我带你见个朋友，他也是一个经纪公司的老板。”江诗蕾说，“虽然没有黑马实力强规模大，但旗下也有不少知名艺人呢！”

“不用了！我想歇段时间，等我歇好了，需要你帮忙的话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”

江诗蕾静默了片刻：“那好吧！只不过……对不起啦王烨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咱之间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。”

他们隔着手机冲对方嘿嘿一笑：“好了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等你重出江湖。”

挂了电话，王烨望向远方，想着自己的未来就像天边的晚霞，也不知到底会飘向哪里。